



江河十年

汪永晨 于晓燕 主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江河

十年行

JIANG HE SHI NIAN XING

汪永晨 于晓燕 主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河十年行 / 汪永晨, 于晓燕主编.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200-08016-2

I. ①江… II. ①汪…②于… III. ①河流—概况—
中国 IV. ①K92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6863号

江河十年行

JIANG HE SHI NIAN XING

汪永晨 于晓燕 主编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16开本 19.5印张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08016-2/K·807

定价: 49.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2006年11月19日“江河十年行”出发

目录 CONTENTS

前 言 河流是哺育人类历史文明的摇篮 汪永晨	1
------------------------------	---

第一章 江河的沉思	7
-----------------	---

2006年“江河十年行”纪事 汪永晨	8
2007年“江河十年行”纪事 汪永晨	36
2008年“江河十年行”四川纪事 汪永晨	78
2008年“江河十年行”云南纪事 汪永晨	112

第二章 江河的诉说	151
-----------------	-----

怒江水电开发:徘徊在环保争议与发展压力之间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章轲	152
水电开发“泛滥化”反思:如何让流域内居民受益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章轲	155
水电开发该降温了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章轲	159
柏条河“命悬一线”15级梯级电站锁死成都水脉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章轲	159
防天灾,更要防人祸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陈宏伟	162
故乡无河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陈宏伟	163
未完的行程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陈宏伟	165
水电是绿色能源吗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陈宏伟	166
杨正国的水故事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陈宏伟	167
丙中洛的歌声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陈宏伟	168
西南水电大跃进 “八个三峡”筹划开建	
《南方周末》记者 曹海东	170
攀枝花何日重现“花容”	
《中国环境报》记者 丁品	173
如果所有的河流都变成“油田”	
《光明日报》记者 冯永锋	175

水电开发利用：为何难以“绿”到底	
《科技日报》记者 李禾	177
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水坝	
《科技日报》记者 于春	180
国务院下令进一步环境检查，温家宝叫停云南水坝计划	
《南华早报》记者 史江涛	183
媒体、江河议题与“江河十年行”	
中山大学新闻传播系讲师、《南方人物周刊》编辑 曾繁旭	185

第三章 江河的声音 191

关于《金沙江中游河段阿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的意见和建议 192	
审视西南水电开发 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 杨勇	200
怒江水电开发对环境、生态、社会的影响	
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 范晓	209
西南水电过度开发无助节能减排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马军	218
保护怒江的建议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 刘树坤	225
怒江水电开发还得权衡利弊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学家 蒋高明	227
关于怒江水电开发情况的反映和建议	
国务院参事 任玉岭	229

附录 江河和我们 235

附录1 2006年“江河十年行”集体日记	
陈宏伟整理	236
附录2 2008年“江河十年行”集体日记	260
附录3 我走，我看，我拍摄，我感受——给江河行的朋友们 任琴	296
附录4 江河十年行感言 任琴	300
编后记 于晓燕	302

河流是哺育人类历史文明的摇篮

——汪永晨

2006年我们发起了中国江河十年行。起因是，从2003年起中国的媒体和民间环保组织认识了贡嘎山中的高山神湖木格措；知道了“三江并流”中的怒江将要开发13级梯级电站。这些认知，既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西南景观的独特、峡谷地质的活跃、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民族风情的依存，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这样的景观、这样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已被水电开发弄得处处都有让人心痛的伤痕。

2003年夏天，在我们呼吁请留下都江堰——我们的老祖宗二千二百六十一年前建造的世界上唯一的使用至今的无坝水利工程两个月后，四川省政府2003年第16次常务会议上，四川省省长张中伟就说：“省政府对这个事情（都江堰杨柳湖水电站）的意见是一致的，不能上。”从6月20日我们到都江堰采访，到8月29日，是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公民社会对江河开发公共决策产生了影响。

2003年7月3日，我们欣喜地看到怒江、金沙江、澜沧江“三江并流”，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可是16天以后，怒江要开发13级梯级电站的消息就被公之于众。从那以后，还很年轻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和媒体关爱自然的记者们写文章、签名呼吁“请留下中国最后的自然流淌的江河——怒江”。

《虎跳峡告急》、《怒江的两种脸色》、《怒江的选择》……一篇篇文章，一个个广播电视节目……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中

国还有那么美丽的“三江并流”，也知道了水电开发对大山中的自然、大山中的文化、大山中的民众的破坏。

2004年2月，我们关注云南“三江并流”六个月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工程项目书上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一个水电工程，还在乎社会的关注，还会受到社会关注的影响，这让中国媒体的从业者和民间环保组织再次看到今天公民社会在我们中国的力量。

2006年底，在我们发起的江河十年行出发前，我们从媒体上再次得到信息，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府说木格措水电站不建了，当地要发展绿色经济。一位2003年、2004年都被采访过的当地藏族老乡站在木格措静静的湖水边向我们竖起大拇指：“感谢你们为我们留住了我们心中的神湖。”

我们发起的“江河十年行”，是要用十年的时间跟踪采访西南六条大江：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的变化。要采访、要记录的包括这些大江的自然景观、生物多样性、文化传统习俗和住在江边百姓与江河之间的命运关系。我们认为，中国“江河十年行”，是记者、专家和环保志愿者要为中国西部江河写一部断代史。不仅留给后人，也警醒我们自己。

中国现在只有两条大江还没有被水坝拦腰截断，一条是雅鲁藏布江，一条就是怒江。作为媒体从业者，作为关爱自然的志愿者，我们并不是有些给我们戴那顶大帽子的人所说的“反坝派”。

不过，我们确实在大声呼吁。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时，我们联名发出了西南水电开发要建立地震监测网站的呼吁。2005年8月份，我们再次向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环保局发的呼吁提出：“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同时在北京、上海等十个大城市的记者中开展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模拟听证会。希望媒体从业人员，在听证会的法律、法规还难以实施时，我们自己先学会如何利用这一法律的武器，推动信息公开和维护每一个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想奔小康时，也要明白地球是我们人类生存的唯一家园。

2007年，金沙江阿海水电开发的环评报告在网上公示。我们立刻与专家、学者一起对我们认为的不足之处提出意见和建议。国家环保部一位官员在给我们的来信中说：“感谢发给我你们对项目环评文件的评议意见——这是我见到的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众对一个建设项目方案的最全面的意见。其实，无论你们的意见是否准确，作为公众，你们展示了对于环境的高度关注——我认为这是一批知识分子对于环境的良心。当然，这也是《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国家有关规定赋予你们的合法权利。”

河流是大自然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河流是地球上人类及众多生物赖以生存的生态链条，也是哺育人类历史文明的摇篮。

河流的自然功能有水文功能、输送物质能量功能、塑造地貌地貌功能和维系生态系统功能；河流的社会经济功能有提供生活用水、灌溉、工业生产、发电、航运、文化、纳污净化等功能。

河流的自然功能与社会功能相互作用，共同影响。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认识的提高，河流功能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河流是有生命的，各种功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是河流生命健康的体现。否则，某一功能的过度开发利用必将导致其他功能的降低或丧失。

我们对河流的这些认知，是在一次次走近江河，一次次走进住在江边的人家，一次次把专家请到我们江河十年行的大巴课堂中形成的。在大江大河中观看，听专家讲解，使我们写出来的文章，做出来的节目不仅有切身体会，也有知识的力量。

我自己去过八次怒江，六次木格措，十多次金沙江、大渡河、岷江及其支流。20世纪80年代我采访时见到过的自然风貌不见了。取代的是一座座、一条条破碎的大山、大江。

作为记者，我们常常被问：“为什么越位？你们的职业就是公正地报道。为什么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我们的回答是：当你亲眼看到那么美的大自然被摧残、被撕碎时，你不管吗？你的管，仅仅靠手中的笔就够了吗？

曾经被我们称为会跳出“雪花”的岷江上现在有十几座大坝。地震后它们被淹没、被震塌、被堵在深山，造成一次再次的堰塞

湖、滑坡和泥石流。人民群众的安危，国家财产的浪费，仅仅怪罪于老天爷就完了吗？

这次被暂停的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本是一库八级。可在作为龙头电站虎跳峡还在争议中时，上面的电站已经按有虎跳峡的方案开工了。如果虎跳峡最终没有被批准，没有了长江第一湾那么大的水库库容。那些已经在建的电站，因按大库容建造而多花的钱，谁来埋单？对大山的破坏又由谁来负责？

一些称我们为“反坝派”的人说我们这些记者、民间人士是吃饱了去欣赏风花雪月，不管当地百姓的生活还很贫穷。可是这些年，金沙江中游的农民，让我们看到的是改革开放后生活真正的富足。他们说：“我们家门口的这条大江，就是给我们金山银山也不换。”他们的纳西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大自然已经和谐相处了世世代代，并未变更江山。而澜沧江漫湾修了水坝的农民却告诉我们：“过去我们过得很踏实，现在油灯要灭了。”怒江有22个民族，六种宗教。这些民族和宗教，不仅在人与人之间，也在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中。

我们曾和怒江边一位傈僳族小伙子聊天。他对我们说：“外面有人认为我们这儿的自然生态、文化传统都不重要，就是穷。但是我接触到的来怒江旅游的外国游客，他们都特别羡慕我们有这么漂亮的地方，而且还保护得如此完整。可是，作为中国人，我们怎么就不懂得继续保护、珍惜呢？太奇怪了。”在怒江我们问过当地人，他们会唱多少歌，回答是：“树上的叶子有多少，我们会唱多少歌。”我们问：“你们会跳多少舞？”回答说：“江边的沙子有多少，我们会跳多少舞。”听到这些我问自己，我们记者中有多少人能写出这样的比喻。

眼下，怒江的建坝虽然还没有通过环评，但每一条支流都被承包，被开发，被开挖得支离破碎。江边的小沙坝村已经被移民。2008年的江河十年行到那儿时，我们被一位不肯搬进新村，还住在已经被拆得没水没电的老房子里的妇女拉进屋子。她希望我们帮她把那满屋子她自己做的腊肉火腿拍下来。她说农民新村没有院子，人家都说我做的火腿好吃，可是以后再也养不了猪了，我的孙子只

能从照片上看看奶奶当年做的腊肉有多好。

2006年，我们曾对100个住在怒江边的潜在移民调查。我们问他们：“你们愿意修水坝吗？”他们说：“愿意。”我们问：“你们知道什么是水坝吗？”回答：“不知道。”我们问：“那为什么愿意修呢？”回答：“政府要修的，我们要顾全大局。”

从2003年6月，到2009年6月，整整六年了，我们从一开始只关注的是江河的生态，到开始发现这些生态的留存与生活在那里的文化多样性分不开；我们从最初担心那里的峡谷还很年轻，还在不断地运动中，到更加担心那里的老百姓在新一轮的开发中，丧失的不仅是文化，还有家园。

就在我们为新一年的江河十年行做准备时，我们先是听到国家总理再次对怒江水电工程的批示：此事影响大，应再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论证、慎重决策。金沙江水电开发未批先建，遗留许多问题至今未了，前车可鉴。我们同时也得知，国家环保部已暂停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在得知我们的很多同行们迅速奔赴了“第一线”的同时，我们又一次发出的声音是：金沙江开发决策须对历史负责。

在我们去请多年来和我们一起关注江河的社会学家看看我们发的呼吁，问她是不是在呼吁书上签名时，她说：“在开会，不用看，签。”我想，这样的信任，让人感动，更让我们意识到了身上的责任。六年的时间不长，为了地球上还有自然流淌的江河我们会继续我们做的事，不离不弃。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河流能继续成为哺育我们人类历史文明的摇篮。

江河 十年行

JIANG HE SHI NIAN XING



第一章

江河的
沉思

2006年“江河十年行”纪事

——汪永晨

2006年行走日程及路线

- 11月19日 成都—都江堰
- 11月20日 成都—康定—木格措
- 11月21日 康定—石棉—大渡河
- 11月22日 石棉—冕宁—锦屏峡谷
- 11月23日 攀枝花—二滩水电站
- 11月24日 丽江—金沙江
- 11月25日 长江第一湾—虎跳峡
- 11月26日 澜沧江—怒江—六库
- 11月27日 怒江第一湾—丙中洛
- 11月28日 怒江

2006年11月19日，我们——绿家园志愿者出发了。

取1119的谐音，绿家园志愿者将从今天开始，连续十年，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媒体，不间断地关注中国西部的江河。

江河十年行的路线是：始于都江堰，沿着大渡河上溯到神湖木格措，穿过雅砻江的锦屏峡谷、攀枝花的二滩，然后走进云南的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

十年，对于一条大江大河的历史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与它们相依相伴的人们来说，却是他们生命中一段不短的岁月。因此，“江河十年行”，我

们选择西南部的重点江河、十户人家以及十个特殊景观。在未来十年中，我们将关注这些江河的水质变化，并将把生活在这里的民众的命运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同记录下来。

这六条大江河是：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

2006年11月19日到28日的十天里，“江河十年行”的记者们看到了岷江和江上的紫坪铺水电站，为岷江那一处已经干涸的河床，为都江堰还能不能继续它的四六分水，它的飞沙堰还能不能继续飞沙而忧虑。在大渡河及木格措，为它依然秀丽而欣慰。

雅砻江锦屏峡谷里正在紧张地准备着大江截流。雅砻江那鲜为人知的屏风般的锦绣峡谷，峡谷中的湍湍激流，还能不能继续自由地流淌？不能不让人为之担心。

在攀枝花的二滩，副市长对记者们说的是：“修电站，钱不能只让少数人挣了，要往农民口袋里装钱。做事要有志愿者参与。”这样的看法让记者们由衷地赞叹。

在金沙江的行走中，我们看望了金沙江之子萧亮中的妈妈，在为了保护家乡的河32岁就过早地离世的亮中的坟前鞠了躬，和亮中家乡的人们交谈了怎么能继续亮中保护金沙江的事业。

在澜沧江江边的老乡家里做客后，记者们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眼下最担心的是怕搬穷了。”未来的十年里，随着江河的商业性开发，不知道他们会搬到哪儿，只能留下他们的手机号，希望能与这户人家保持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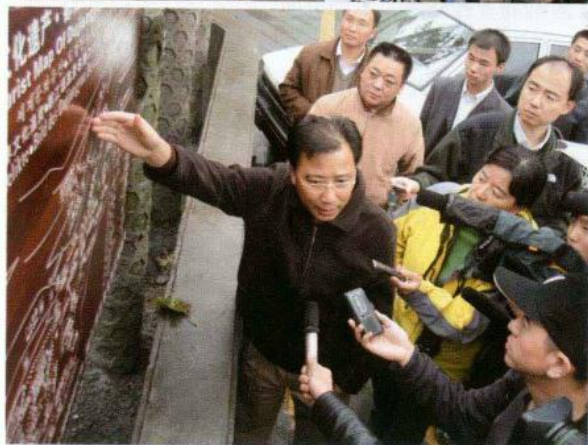
怒江，在没有通过环评的情况下，水电公司已经在江上和江两岸勘探两年了，把江边的绝壁挖得伤痕累累。今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考察后，一直在江上勘探的勘探船不见了，只有那些探洞或许会长久地告诉后人我们这一代人的“作为”。而江边一位穿着工作服的人说，现在没有勘探，只是因为告一段落，下阶段的工作还在准备当中。

中国的媒体和民间环保组织从2003年开始关注中国的江河。在媒体和公众的舆论中，有关部门先后叫停了都江堰上游的杨柳湖水库、四川康定木格措水电站。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府最近在官方媒体上表示，今后的发展要走绿色经济的道路。“三江并流”中的怒江在媒体持续关注的三年里，引起了更广泛的公众关注。美国《纽约时报》为此写的文章获得2006年普利策新闻奖。2006年7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立陶宛维尔纽斯召开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会上，专家组写了一份长达27页的《考察报告》，要求中国政府明年2月份提交一个如何保护“三江并流”这一世界自然遗产的完整性的报告。

2006年11月8日，在绿家园和《中国青年报》共同主办的绿色记者沙龙上，美国大自然协会的科学家呈现了一张地图，上面标出了已建、正在建和将要建的密密麻麻的水电站的标志。有人说，新一轮的水电开发给江河带来的影响可能比当年砍伐森林还严重。未来的十年可能是中国江河变化最大的十年。

11月19日（星期日） 都江堰

◎为防止山体滑坡，昔日苍翠的大山被钉满了柳桩。



◎王甫告诉记者，紫坪铺水电站的运转将让世界遗产都江堰失去其作用。

早上，天下着小雨，从成都出发。到达已经建成的紫坪铺大坝时，整个大坝都笼罩在雾中，只有岸边大山崖壁上的柳桩跃然眼前。

都江堰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副队长张立新向记者介绍说，大坝的修建为调节岷江的水量起到了作用。可是四川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总工程师范晓却指着紫坪铺水库边上几处塌岸说：“紫坪铺在枯水季节可以起到让岷江有水的作用。可是，来水不均，就会给河床以及两岸的地质带来影响。况且修坝后的调节水，一定是要先尽着发电。而对岷江的生态用水则放在了第二位。”

紫坪铺水库2000年开始修建，2006年基本竣工。水库距离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只有6公里。记者们在都江堰时，一些老乡听到有人在谈论紫坪铺，走过来问道：“今年都江堰的干旱和修水电站有没有关系？”显然，百姓已经十分关注水电与小气候的关系了，但这个问题需要时间和用考察数据来说话。

采访中，都江堰世界遗产管理办公室主任王甫说：“紫坪铺水电站实施了关闸、开闸，调节了水流。这就意味着都江堰这个已经为天府之国运转了2263年的水利工程，鱼嘴的四六分水（即枯水季节，六成水流入内江，灌溉成都平原；丰水季节，六成的水流入外江，减少洪水压力），飞沙堰、宝瓶口的飞沙都将失去它们原有的作用。”

紫坪铺水库对下游的影响，范晓认为有这样几条：一是下游水量变得更加不稳定，影响居民生活；二是经过水闸放出来的水泥沙含量非常低，水流对下游河道冲刷力量增加，可能引起下游



◎范晓接受记者采访。

河道及河岸地质结构变化；三是下游生物多样性会受到影响。

让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退休教授廖自成担忧的是：紫坪铺没有修建鱼道。江中有一种珍稀的鱼，因为无法洄游而面临着种群灭绝的危险。

如今，让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的专家们高兴的是，自从2004年成功地制止了杨柳湖水电站的修建以后，他们在都江堰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了。这两年，谁要是想在都江堰景区动土，一定会有人说，去问问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行不行。

“江河十年行”，不能不关注河畔人家。今天走进了此行的第一户人家。男主人叫陈明，女主人自我介绍时是这样说的：“姓杨，名是翠竹的翠，兰花的兰。”这户人家四口人，除了夫妻外还有一个22岁的女儿和一个17岁的儿子。

作为紫坪铺水电站的移民，他家搬迁时，老房子总共赔了8000元；新建房的宅基地是政府给的，靠贷款和借款花了11万建成新房。新房也是他们目前生活的来源——小餐馆。眼下，楼上楼下近十间大大小小的房子显得有些空旷。让这家人着急的是，此地过往的人不多，生意很不好。邻居们来打打牌，到吃饭时就各自回家了。

几个邻居凑上来说了他们的另一个愁事：搬迁前他们住的地方有长途



◎在陈明的家里。作为紫坪铺水电站的移民，陈明和他的妻子靠经营一个小餐馆讨生活。

车，去哪儿都方便。搬迁到的新地方不通车，孩子上学每天要走两个小时才能到学校。

司机听到这里时插话说，原来从成都到九寨沟是走江边，现在要走盘山公路，塌方比以前多。就在昨天，从九寨沟到成都的路上，一段正在修建中的高速路滑坡，整个路都被“淹”了。

地质学家范晓说，这段路本来就是地质脆弱地段。修了紫坪铺大坝后，作为地质学家的他，要更加密切地关注岷江这段的地质状况。

杨柳湖反调节水库停建后，又想重新修建反调节水库，有关方面有一个新的考虑：在岷江支流白沙河口，另修一个水库，引紫坪铺水库发电后放出来的水进入该水库，替代杨柳湖水库功能，调节下游水量。此方案还在论证当中。

陈明的女儿已经选好了婆家，不久将要成婚，儿子待业在家。“江河十